
ICANN75 | AGM — GNSO: RrSG 成员会议 (1/2)

2022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二 — 13:15 至 14:30 (吉隆坡时间)

佐伊·波尼松

(ZOE BONYTHON):

大家好，欢迎参加 RrSG 成员会议第一次会议。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制中，请大家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在本次会议期间，用聊天室中提供的正确格式在聊天室提交的问题或意见会被大声读出来。本次会议包括自动实时速记。请注意，速记文稿并非官方会议记录，也不具有权威性。若要查看实时速记，请点击 Zoom 工具栏中的“隐藏字幕”(Closed Caption)按钮。为确保 ICANN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参与透明度，我们要求您在 Zoom 会议中使用全名签到，例如，用自己的名字加姓氏来登录。如果您不用全名登录，则可能会被移出会议。

下面，我将把时间交给阿什利·海内曼 (Ashley Heineman)。

阿什利·海内曼:

大家好，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成员会议。今天召开的是第一次会议，共有两次。这两次会议几乎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会在中间休息一下，但确实有两场单独的议程。我们可以开始了。我有点担心参会的人数不是很多，因为我们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想等一会儿，等待更多人进入会议。可以翻到下一张幻灯片吗，佐伊 (Zoe)? 谢谢。

注意：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或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是的，就是这里。这是本次会议第一部分的议程。首先，我将介绍一个关于 DNS 滥用的提议，然后介绍 GNSO 理事会的最新情况，我们还会花点时间来讨论 WHOIS 披露系统，或者说 SSAD Light，希望你们都已经观看或参加了 ICANN 工作人员所说的那个会议。然后，我们将介绍关于签约方机构峰会的最新情况，有人告诉我，从现在开始把它叫做峰会。这样还简单一些，原来的名字有点拗口。峰会。然后我们会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们将检验你们对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了解程度，所以请大家做好准备。

好了，如果佐伊没有其他事情要说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请播放下一张幻灯片。

我说过我将向大家介绍一个提议，为了确保这个提议是合理且可行的，我与执行委员会、DNS 滥用小组主席以及一些现场和远程参与者进行了讨论。我想先介绍一些基本信息，让大家心里有个底，而不会感到惊讶，这段时间，DNS 滥用已成为 ICANN 的焦点话题，不仅是我们 RrSG，签约方机构也是一样，我们都在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在一些与 DNS 滥用有关的领域自愿采取了行动，尝试做一些我们能做的事情，并与社群分享如何减轻 DNS 滥用问题或提供额外的信息，使我们能够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更有效地减轻滥用问题，例如弄清楚在对 DNS 滥用采取行动时，我们需要哪些信息。

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根据 ICANN 的报告和文件内容，以及 DNS 滥用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我们看到 DNS 滥用问题有下降

的趋势，这很好，但同时大家也很清楚，DNS 滥用问题将持续存在。它会在 ICANN 社群内外继续受到一定程度的审查，所以并不是说这个问题有一天会奇迹般地消失，压力也会得到缓解。

我们还看到，ICANN 合规部一再表示，他们无法采取任何强制行动，指出《注册服务机构认证协议》第 3.18 条在要求我们采取行动方面不是很明确。这可以说是他们的解读，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困惑。这涉及到许多不同的方面，但第 3.18 条确实要求我们对滥用报告采取行动。就我们所知，通常是对滥用报告作出回应，而不一定要采取行动。合规部认为，他们没有切实的依据来强制执行任何要对 DNS 滥用问题采取的行动。

正如昨天格雷格 (Greg) 所说的那样，他很好地介绍了理事会 DNS 滥用小组的最新工作情况。他们研究这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想要了解是否需要考虑制定额外的政策，最后该小组确定，大概是建议签约方机构考虑对他们的合同进行一些修正，以更明确地处理 DNS 滥用问题，必要时还要进行有针对性的 PDP。

对此，我提议现在就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看看我们合同的第 3.18 条，很容易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地方非常明确且细致地增添了一些内容，要求我们对 DNS 滥用问题采取行动。我的提议仅针对第 3.18 条和其他几句话，希望能让 ICANN 合规部有依据来要求我们对 DNS 滥用问题采取行动。我不建议大家去翻阅整个合同。我也不认为这样做会让合规部、

ICANN 或其他任何人来支配我们的行动方式。这也不是要借机解决互联网上的所有滥用问题，而是要提供一个基准要求，让注册服务机构采取行动，在合同中明文列出，以便我们开展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让 ICANN 合规部能够对那些反复和/或自愿拒绝破坏或减轻其注册域名上的滥用活动的注册服务机构强制执行我们的合同。

我认为，这种有针对性的、像动手术一样修改我们合同条款的方式可以有效且高效地对 DNS 滥用问题带来实质性的影响，至少在 ICANN 和我们的合同方面是这样的。我提议，我们要推进与 ICANN 就此事进行协商，期望在 6 到 12 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协商，最多 12 个月。我认为应该要更快一点。我不指望现在就能达成决议。事实上，我想提议在 ICANN75 之后相对较快地举行一次独立会议，在此之前你们有一些时间来思考我的提议，然后我们再聚在一起，提出问题，提出任何潜在的顾虑，并希望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就这一前进道路达成一致意见。

我就说到这里，下面将开放提问。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些疑问。我很乐意听一些额外的信息，进一步澄清我的提议。我就说到这里，看看大家是否有任何问题。抱歉，我没有看我的 Zoom。有人举手了，先看看第一个举手的人有什么问题，是凯瑟琳·梅丁杰 (Catherine Merdinger)。请讲。

凯瑟琳·梅丁杰： 我认为这个想法很棒。把这些内容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列出来会很有帮助，也许可以帮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它们，特别是在我们为会议做准备的时候。除了认为这个想法很棒之外，我只有这个建议。希望不到 12 个月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件事。谢谢。

阿什利·海内曼： 谢谢凯瑟琳 (Catherine) 特别提出这个建议。非常好。至少我会把一些东西写下来，让大家有一些东西可以查看并作出回应，特别是那些今天没有参加会议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谢谢。欧文 (Owen)?

欧文·斯米戈尔斯基
(OWEN SMIGELSKI): 谢谢，阿什利 (Ashley)。是我吗？

阿什利·海内曼： 你开语音了吗？

欧文·斯米戈尔斯基： 应该开了。谢谢你把我静音了两次。我想接着说几句。我觉得这个提议不一定能解决在座的或利益相关方团体中的注册服务机构的顾虑。我们都非常积极地在减轻滥用问题并对此采取行动。我认为，这样做更大程度上是针对注册服务机构，而合规部什么也做不了。我在那里工作时发现，如果收到投诉，某些注册服务机构就会说，我不说名字，“好的，我们已经把问题

转发给了我们的注册人，”这就是他们处理滥用投诉的办法。不论是网上的药店，还是售卖其他任何东西的店铺，ICANN 都无能为力。再回到我所知道的事情上，詹姆斯·布雷德尔 (James Bladel) 记得，在协商 2013 RAA 时增添了注册人的利益和责任。我认为必须有这样一条规定。原来的规定是注册服务机构在与注册人的沟通中必须诚实。在此基础上，ICANN 合规部能够对 Brandon Gray 的虚假续约通知采取行动。这个问题占用了 ICANN 内部人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让人精疲力尽。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感同身受的。注册服务机构通过分销商发送续约通知，欺骗人们将其域名转移到了新的注册服务机构。他们认为这是一张合法的发票，一年的域名转让和续约费用大概是 50 美元或 85 美元。通过修改合同，我们能够施加一定的限制。

我认为，如果能让合规部有依据来采取这种行动，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帮助减轻互联网上发生的一些滥用问题。我觉得这是好事。我表示支持。谢谢。

阿什利·海内曼： 谢谢欧文。格雷格，有请。

格雷格·蒂比雅思

(GREG DIBIASE): 我在介绍小组的最新情况时提到了这一点，但我想回头重申一下合规部的立场，因为在我看来，这里似乎没有什么欠缺。合

规部的意思是，比如注册服务机构收到了一份滥用举报。而他们只是简单地回应说：“我们收到了你们的滥用举报”，他们承认存在滥用行为。但合规部觉得，即使双方都同意存在滥用行为，他们也不能告诉注册服务机构要减轻这种情况。我想大家所提到的合同有欠缺就是这个顾虑。我认为修改合同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有其他方式，但我只想补充或澄清这一点。

阿什利·海内曼： 非常感谢格雷格。詹姆斯 (James)，有请。

詹姆斯·布雷德尔： 我支持这个方向，但要谨慎一点。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制定一些保障措施，确保我们不会失去对任何协商或任何协商主题的控制权。当然，同意进行协商并不意味着同意协商的结果。我认为现在更安全的做法是，我们也许应该开放对话，当然，对话的结果必须按照我们的章程经过审批流程。

我以前曾有过一些顾虑，你们在介绍性发言中也提到了，这是极其狭隘地专注于具体的条款，并没有产生大量的新条文、新附录、新规范等东西。这样做只是对合同中的现有条款做了一些编辑，而且这些修改所针对的滥用类型范围也非常狭隘，并没有对所有其他相关内容或已有既定流程的商业内容进行修改。

这可能是我第一次这么说，但 2013 年流程的一个成功之处在于，我们指定了一个协商小组，非常努力地代表所有注册服务机构开展工作。这是一个在商业模式、规模、地理区域等各个方面都非常多样化的团队。我们也许应该看看这种模式是否仍然合适。否则，这可能会成为一个人的负担，或者如果让整个 RrSG 来执笔，可能会失去控制。只能把它作为一个拟议的替代方案。

如果我们可以对这个流程进行一些控制，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阿什利·海内曼：

谢谢詹姆斯·福尔克尔 (Volker)?

福尔克尔·格莱曼

(VOLKER GREIMANN):

谢谢。作为另一个熟知 2013 RAA 协商的人，我有几点看法。我们需要明确一点，无论我们的范围多么狭窄，ICANN 都有自己的利益，ICANN 始终把自己看作是社群的管理者，为社群的利益着想。我们反复听到的一件事是：“社群想要这样，所以我们最好把这个写进合同里，你们最好同意也这样做。否则就不能销售新 gTLD，”他们基本上就是这种软硬兼施的态度。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地措辞，以及谨慎地限制这个问题的范围。否则，就有人会去试图影响 ICANN，把他们的小项目和小利益硬塞进来。这是第一点。

另一点是“适当回应”，按照设计，我们并没有给 ICANN 机会来强制我们减轻 DNS 滥用问题，因为我们根本不想给报告人第二次机会，如果他们不喜欢我们的回应，可以寻找修改渠道。如果我们赋予 ICANN 这种权力，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每个不喜欢我们给他们的回应的人都会去找 ICANN，并说：“你看，他们没有减轻，”这样我们就不得重复处理每个投诉单。我不清楚你们是否有可用的资源。我们没有。因此，我们也需要非常清楚我们能为 ICANN 提供什么工具来执行这个规定。我不想对 ICANN 合规部的问题进行逐个分析，他们可以只处理一个报告人，而我们必须审核每个投诉单。应该是在建立了一定的模式之后，这样 ICANN 合规部就可以从总体上考察注册服务机构的某些做法，甚至可以用单个投诉单作为例子，而不是对每个报告发起修改流程。这绝对不是我们想要的。谢谢。

阿什利·海内曼：

非常感谢福尔克尔。如果我们同意这个方向，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考虑因素，在与 ICANN 进行任何协商之前，我们需要考虑这些因素。了解了。

下一位是凯龙·托宾 (Keiron Tobin)。凯龙 (Keiron)。

凯龙·托宾：

你好，谢谢你。我赞成这样做。我对时间很谨慎，特别是当我们进入峰会阶段时，我们会开始关注 AGP。我不希望任何与此有关的事情反映到这个问题上。我想可能会有一些团体认为他

们可以与我们合作，所以在 11 月的峰会之前，我们肯定要有
一个明确的方向，即 RrSG 的目标是什么，或者至少有一个基
础纲要，确保我们都明白到底想从中得到什么。谢谢。

阿什利·海内曼： 完全正确，凯龙。谢谢。这是我的意向，希望能完全实现，因
为我认为任何形式的合同变更都可以在短短的几个字中体现出
来。事实上，我建议要非常具体，完全限制在第 3.18 条中。

下面有请佐伊。

佐伊·波尼松： 我是佐伊，我想读一下米歇尔 (Michele) 在聊天室中提出的问
题：“我们是否信任 ICANN 组织？”

福尔克尔·格莱曼： 没有那么信任。

阿什利·海内曼： 这是我的解读，我不能代表所有人，但在这个过程中，在提出
建议之前，我们确实与 ICANN 高层领导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的对话，
从他们那里获得了一些保证，即在非常狭隘的意义上，这将是可能的，
这不是一个支配我们所采取的行动的机会。我们得到了保证，这是有可能实现的。
我认为，除了信任 ICANN，我们别无选择，但我们也有机会坚定自己的想法，如果发生了

我们不喜欢或不赞同的事情，我们可以转身离开。这在协商中是有可能发生的。大家要知道这一点。进行协商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我们不同意的东西。下一位是米歇尔。我猜他还有一个问题。请讲。

米歇尔·内龙

(MICHELE NEYLON): 谢谢。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

阿什利·海内曼: 是的，可以听到。

米歇尔·内龙: 太好了。我还没有这样做过。接着我的问题说一说，我想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担心的是，在更广泛的互联网社群中有很多团体，不包括 ICANN，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要求。我担心虽然 ICANN 现在可能会对我们说：“是的，没问题，范围很小等等，这很好，”他们会觉得有义务扩大任何协商的权限和范围。我们都害怕被拒绝说：“不行，我们不会做这件事。”我们有一个可怕的习惯，总想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好人，与人友善，“相信 MSM”，这往往意味着我们会让自己被更广泛的社群所碾压。我想这就是我所担心的，我们不转身离开，而是去承担我们本不应承担的额外义务。

阿什利·海内曼：

谢谢米歇尔。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你说的大部分内容，但我觉得，我并不害怕在这一点上保持坚定立场，我们十分同意在我们的合同中增加一些额外的条文，协助 ICANN 强制注册服务机构对 DNS 滥用问题采取行动。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愿，认识到这是社群想要的东西。如果社群还想要更多超出这个范围的东西，我不想说他们是恶意的，但我认为这可以表明，也许他们并不真的想看到事情在合规、执行以及对 DNS 滥用问题采取行动方面变得更好。

话虽如此，至少我个人不会因为协商发生变化，双方谈不拢时转身离开而感到遗憾，这也是我们的权利。我想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只是要提醒自己，我们没有必要做我们不同意的事情，我们要做正确的事情，并为我们同意的事情做好准备。

詹姆斯先说，然后是凯瑟琳，之后将关闭发言，以便我们继续讨论其他议程项目。

詹姆斯·布雷德尔：

谢谢阿什利，我回应一下米歇尔的发言，她是 2013 年那一轮的元老，也是 PTSD 受害者之一。如果我们组建一个小团队，听起来米歇尔会自愿加入，但玩笑归玩笑，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或者说我听到大家讨论了很多事情，无论是否要采取行动，这都基于它将使我们在社群中树立什么形象。我在这个行业已经有 15 年了，还没有因为我们注册服务机构做或不做什

么事情而受到社群的奖励或批评。对于我们的合同，我一点也不担心要放弃不利的协商结果，或者协商失控了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有一个可以接受的协议。ICANN 和一些其他方也许不太喜欢，但我们可以接受。这是我们的退路。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东西都将是一种收获。我认为如果我们继续推进，将不得不同意就我们的修订内容以及有利于终止协商的事情进行交流。对于你的观点，米歇尔，我想借上次发生的事情来为大家提供更多背景信息，我们需要给 ICANN 一次且仅此一次的机会，就他们的要求与社群进行协商，仅此而已。我们在 2013 年经历的模式是，我们会提出建议或拟议的条文变更，然后 ICANN 会去和不知道什么人会面，然后返回修订版本。然后我们会在他们的修订上再进行修订，然后他们也会这样做，如此反复。我们不断地修改条文，始终无法敲定内容。这违反了协商的原则。要确保对面的人确实在做决定。但事实是他们并没有那样做。他们不断地回去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协商。

我们不得不尽早迫使他们做出决定，基本上在我们弄清楚对方参与协商的人是否有权为他们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做出有约束力的决定之前，我们不会继续下去。我认为所有这些事情都必须摆在桌面上，并为每个人，包括我自己，提供充足的信息，以便在这个过程中放心地向前推进。

回到阿什利最初的观点，也就是开放对话并不意味着我们预先同意任何形式的结果。我们只是同意对话而已。

阿什利·海内曼： 谢谢詹姆斯。凯瑟琳。

凯瑟琳·梅丁杰： 我本来想说其他事情，但现在我想回应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处在一个有实权的位置上。当我们协商这些 RDAP 修正案时，今天上午在与董事会的会议上听到，我们必须等待九个月，ICANN 才能返回修订内容。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可以告诉 ICANN：“这就是我们的想法。你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需要进行协商，但同时我们有很大的权力，应该利用这一点做个好人，在这种情况下做合理且正确的事情。我也认为 ICANN 需要同意这种方法。当我们达成一致时，你们需要接受事实。听起来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想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一些书面的保证或类似的东西，表明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场很大的胜利。我们在谈判桌上，我们正在做正确的事情，这对 ICANN 来说是一个胜利，因为这不会像 RDAP 修正案那样需要三年时间。我们希望能够进退自如，为社群带来一场胜利。

阿什利·海内曼： 非常好。对于这个议程事项，我表示赞同，正如我在今天早些时候与董事会的会议上所指出的，ICANN 需要一些良好的氛围，如果我们能够使其发挥作用，这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认识到了来自社群的顾虑，可以对我们的合同进行改进，我们愿意找到一些解决方案。如果我们能够取得成功，而且大家

都参与进来并对他们的要求抱有诚意，这将会有很大的进展。这是一个提议。同样，我之前说过的，我将以书面形式记录大家的观点。未来，假设我们收到理事会的来信，我们将需要确定如何作出回应，这也在我们的议程上，但我希望我们会支持小组所提出的建议。希望很快能完成这项工作，所以拭目以待吧。这不是因为我想快速行动，我只是认为迅速推进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福尔克尔，你还有一个问题，但发言结束了。你的问题非常重要吗？

福尔克尔·格莱曼：

是的，我只补充一点。善意是好的，但花言巧语是没用的。善意是一种非常短暂的东西，有时它在产生后的一秒钟内就会蒸发。仅仅表达善意不应该成为我们在这方面的动力。我们应该被一些更具体、更持久的东西所激励，而不是那些只会蒸发的善意。归根结底，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远远不够，一旦给他们一根手指，他们就会想把手臂或身体的其他部分也保留下来。让我们把这件事变成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而不是无关痛痒的事情。

阿什利·海内曼：

我不想以坏消息结尾，所以我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你所说的，我做了很多事情，但表达善意并没有错。我不认为这会被误解为我们这样做只是因为所有人都希望我们这样做。这是其

一，我认为我们有机会成为这个空间中负责人的行为者，认识到在这个社群中，不是每个人都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这里应该有一些责任。我就说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会保持联系的。可以翻到下一张幻灯片吗，佐伊？

我说完了，感谢大家对我和我的快言快语的容忍。下面交给格雷格，他将向我们介绍 GNSO 理事会的最新消息。

格雷格·蒂比雅思：

谢谢阿什利。在这个清单中，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那就是 SSAD Light，几乎每天都有各种新名字。我打算把这个留到最后，先来快速看看这些其他更新，以节省讨论时间。

第一件事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了，这封来自 DNS 滥用小组的信函将被转交给理事会。其中有几项给理事会的建议，继续鼓励在理事会以外开展工作，看看目前的合同语言，正如阿什利提到的那样，然后在这些举措完成后，考虑进行一个范围更小的 PDP 是否适当，但那是以后的事情，在这些关于滥用问题的其他举措得到解决之后。

接下来，我再快速说几件事。有一个 GNSO 小团队将与 GAC 就封闭型通用域名进行讨论。这件事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在原来的 SubPro PDP 中也没有明确的结果，所以需要进一步讨论所有各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落脚点。还有一个关于第二阶段 RPM 的决定，其中讨论了 UDRP 和 URS。理事会内部对开放 UDRP 的意愿并不强烈。我听到这个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成员说：“如

果没有坏，就不要修”，这也是理事会普遍反映的态度。我们会在作出决定时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今天只是把它作为一项潜在工作提出来，这项工作可能会因为其他工作而被推迟。

注册数据准确度范围界定小组也向理事会提交了他们的预备报告。目前，由于 ICANN 仍在与注册服务机构协商数据保护协议，同时还在寻求欧洲监管机构的进一步指导，他们的许多工作都遇到了阻力。未决建议是关于数据准确度的注册服务机构调查，理事会将在未来的会议上考虑是否要继续下去。同样，这不是在下一次会议中投个票那么简单的事，我回头肯定还会与团队讨论进行初步对话，而且政策团队也表示，我们不反对就关于如何处理数据准确度的调查作出回应。我们可以在理事会讨论时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在讨论 SSAD 之前，我想停一下，因为我说得很快，先来看看大家对这些事项有什么问题，然后再来说 SSAD。罗杰 (Roger)?

罗杰·卡内

(ROGER CARNEY):

谢谢格雷格。就注册服务机构的准确度调查而言，我认为理事会调查这个问题是好事，但我要提醒大家，调查还没有准备好。最初，注册服务机构只提出了 8-10 个问题，现在有 30 多个问题，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些问题，每个注册服务机构都给出

了不同的回应。我不确定他们提供的数据会有多大用处。我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但在此之前有很多工作要做。谢谢。

格雷格·蒂比雅思： 谢谢，你的澄清很有帮助。凯瑟琳？

凯瑟琳·梅丁杰： 我们有人负责封闭型通用域名吗？无论是谁，我们都要表示感谢。所以到底是谁？

格雷格·蒂比雅思： Gandi 公司自愿接管了这件事。Gandi 公司太棒了。

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 SSAD 戏剧性的发展。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有一个 EDP 第二阶段，致力于建立一个数据披露请求系统。这些建议得到了理事会的批准。在提交给董事会之前，ICANN 分析了这个系统所需的成本和内容。ICANN 得出了一个贵得吓人的数字。我记不清是几百万了，但金额非常高，有人记得吗？是的，一百多万美元。除了其他顾虑之外，有人还担心我们不知道该系统的容量到底有多大。这真的有意义吗？经过反复讨论之后，理事会有了一些提议。如果我们提供一个简化版本，这基本上就是一个集中平台，数据请求者可以在上面提交请求，而这些请求会被转发给签约方机构，那会是什么样的？它没有最初建议中提到的认证部分，因为这个部分要花费总成本的一大半，但它有集中化的部分，我认为这有两个好

处。它可以提供数据，比如有多少需要签约方机构进行编辑的请求，还可以简化请求流程。他们知道要到哪里去做这件事。

ICANN 采纳了这一想法并制定了一项提案，该提案已在本周的会议上提交或提出，基本上这些请求被提交后，注册服务机构就可以在域名服务门户中看到。当他们在域名服务门户中看到这些请求时，他们就可以在门户外部通过他们既定的注册服务机构机制对其作出回应，然后答复说：“是，我回复了，”或者，“不是，因为……，”说明合法的理由。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这显然是一个高度概括性的总结。不知道萨拉 (Sarah) 在不在线，萨拉·怀尔德 (Sarah Wild) 是我们的志愿者，负责监督此事并帮助传达注册服务机构的意见。

我觉得总结一下迄今为止的社群反馈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有人担心，如果不要求注册服务机构使用它，ICANN 就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来建立这个系统。这是我的第一个开放问题。我个人对此事的直接回应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注册人必须进入域名服务门户。为什么不能通过电子邮件和域名服务门户来发送请求，就像今天的合规工作一样？”未来几周将讨论这个问题，我想知道小组的反馈，或者说我需要小组的反馈，看看这个想法在原则上是否有意义，以及是否有办法鼓励注册人参与这一举措。我就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开始讨论了。米歇尔？

米歇尔·内龙:

上午好，格雷格。我认为你只是高度概括性地介绍了这个系统，你可能忘了说该系统会发送发电子邮件。如果这个系统不给我们发邮件，那么它的作用绝对是零，因为它对我们不起作用。无论怎样，我们都不会使用。我们收到的访问请求量微乎其微，所以我们不可能定期登录到第三方系统中，它对任何人都没有实际价值。如果 ICANN 没有能力管理电子邮件，我相信有很多提供商会很乐意从他们不可思议的超额预算中拿出一大笔钱来教他们如何使用电子邮件，但无论如何，电子邮件都是基础。一个帮助性脚本就能做到许多公司使用的那些开源工具也可以利用电子邮件的功能做到这一点。如果 ICANN 管理不了，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谢谢。

格雷格·蒂比雅思:

克里斯特尔 (Crystal)，你想回应吗？

克里斯特尔·安腾

(CRYSTAL ONDO):

是的，我对介绍的回应和米歇尔完全一样，但我事后和工作人员讨论过，他们说这很像合规通知，都要经过 NSp，但也会发出电子邮件。我认为这不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的事情。

格雷格·蒂比雅思:

假消息。抱歉。谢谢克里斯特尔。我想问题是，如果这些事实发生了改变，他们就会发出来，然后社群的阻力或疑惑仍然是，他们希望从注册服务机构那里得到某种类型的回应，不管

他们是否作出了回复。在域名服务门户中，有一个地方可以说：“我回复了，”或者没有。如果是通过电子邮件，他们就不一定知道。我对此事的回应是，如果有人投诉注册服务机构没有回应，合规部就可以跟进并询问：“你为什么不对应？”我将使用准确的信息重新开始对话。谢谢克里斯特尔。罗杰？

罗杰·卡内

(ROGER CARNEY):

谢谢格雷格。或许我可以说两句。如果注册服务机构自愿参加，或者这变成强制性要求，这是否会消除他们提供任何其他机制来受理投诉的责任？你不需要回答任何问题，只需要思考和解决问题。

我的另一个观点可能与米歇尔相反。我更担心的是，一个集中化的请求系统会产生大量的请求，我不认为这对人们来说是可行的，即让人们登录到系统中，将这个系统中的信息手动复制到他们自己的系统中去处理，然后再手动复制回这个系统中去更新，“是的，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也可以说没做。我认为没有 API 是不太可行的。同样，一个集中化的请求系统会比预期使用得更多。谢谢。

格雷格·蒂比雅思：

这是很好的反馈。这里仍然有很多未知数。这个提案还没有完全出炉，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好意见。福尔克尔？

福尔克尔·格莱曼： 是的，我也同意需要他们向我们提出投诉和请求，而不是让我们出去找他们。但是，我对域名服务门户的功能不是很有信心，因为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回复不知去向。当我们向域名服务门户发回电子邮件时，毕竟可能还会发出第二次或第三次通知，因为我们的回复没有得到跟踪。向首席执行官解释为什么他会接到 ICANN 的电话总是很有意思。我希望看到一个真正能够接收回复并确保这些回复得到跟踪的系统。

格雷格·蒂比雅思： 米歇尔？

米歇尔·内龙： 首先，我想说永远不要错过打败 ICANN 的机会，请不要删除我这句话。否则我会很难过的。言归正传，我认为罗杰的观点非常有意义。很明显，我们处于这个范围的两端。对于大型注册服务机构，他们会收到大量请求。而对于小型注册服务机构，他们需要处理的请求量很少，但我认为这两种情况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希望确保收到这些请求，才有可能处理它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技术细节还有待解决。我也赞同福尔克尔对 ICANN 无法正确处理电子邮件的担忧。他们以前使用的系统也无法处理抄送或密送等功能，而且经常丢失邮件。如果我们没有回复或者回复没有被看到，我们的合同就没办法进行下去，这样不太好。但好在我自己就是首席执行官，所以我只能对自己说，这还不够好。谢谢。

格雷格·蒂比雅思： 克里斯特尔。

克里斯特尔·安腾： 我认为，我们已经确定的是，工作人员可能应该与感兴趣的注册服务机构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具体内容，这可能要在 GNSO 执行这项任务之前完成。我们的担忧都是有道理的，他们只是说：“你们看，这里有一些截图，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但实际上却没有与我们这边任何要使用它的人讨论过。在他们的介绍中并没有清楚地说明是否要启用电子邮件。我认为这些事情真的很重要，我相信我们很多人，特别是米歇尔，会有兴趣与他们的 IT 部门进行对话，以了解实际的工作情况。

格雷格·蒂比雅思： 这一点很好，克里斯特尔。在工作人员的辩解中，他们确实说：“这是我们的初步模拟图”。他们给出了一些注意事项，但我认为对于我们而言，我们需要与工作人员进行深入探讨并真正了解其功能。是的，这才是合理的。也许我现在可以做个假设，假设我们可以与工作人员合作并弄清楚各种功能，从更广泛的政策角度来看，有人反对这个想法吗？潘 (Pam)？

潘·利托 (PAM LITTLE)： 我不知道谁负责向注册服务机构进行更深入的介绍。我建议克里斯特尔也许可以向感兴趣的注册服务机构简单介绍一下。我认为这会影响所有注册服务机构。ICANN GDS 或理事会会有责任去接触注册服务机构，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所提议的系统，并

更广泛地征求反馈意见，而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积极参加这个论坛的人。谢谢。

格雷格·蒂比雅思： 这一点很好，潘。鲁斯 (Russ)，请讲。

鲁斯·维恩斯坦

(RUSS WEINSTEIN): 我们很乐意与你们讨论，分享更多关于这个系统的细节信息、现阶段的愿景，以及你们对我们的反馈，使其更便于你们使用。请让我们知道你们想要什么，我会与相关工作组协调，比如艾丽莎 (Alyssa)、优子 (Yuko) 等人，确保我们能够与你们举行会议，无论是在本周的某个时间还是在峰会上都可以。我们一起把事情弄清楚。我刚刚和他们联系过，他们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和注册服务机构对话了。很乐意提供帮助。”

格雷格·蒂比雅思： 是的，我们可以算算时间。峰会可能就是一个好时机。让我们一起解决问题。阿什利，我们要关闭排队了吗？还有人要发言吗？我们要关闭了吗？好的，凯瑟琳请讲。

凯瑟琳·梅丁杰： 有一个问题要问理事会，也许是我没有完全理解，关于数据收集，他们在使用情况、回复情况等方面想要什么样的指标。至少我的感觉是，如果 ICANN 设立了受理点，我收到电子邮件并

通过电子邮件作出回复，这样完全没问题。但如果我还要进入 NSp 并汇报我的工作，那就很烦人了。NSp 很难用。它很好，但很难用。我想确保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不仅看到这些数据在哪些地方是有用的，而且也发现我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报告，进入一个我不打算使用的系统。也许其他人也要想一想你们会如何使用这个系统，或者说一说你们的想法和感受，可以在思想和感受峰会上提出来。

格雷格·蒂比雅思： 克里斯特尔，请长话短说。

克里斯特尔·安腾： 抱歉，格雷格。你问到了其他备受关注的政策考虑因素，在我听他们向 GNSO 做介绍时，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他们希望注册服务机构能给出他们拒绝回复的合法理由。我个人不会在 NSp 中这样做。我很不喜欢我的合法理由在 ICANN 门户网站上被跟踪记录。这可能只是我的问题，但我猜不止我会这样想。较高层面的政策关切，这是其中之一。

格雷格·蒂比雅思： 我想在我们审查工作方式时可以充实相关细节，在给出合法理由的同时，也可以说明我们的反对意见。最后一位是米歇尔。

米歇尔·内龙： 好的，谢谢。很高兴听到 ICANN 想参与此事，但我认为他们完全没有抓住重点。你们想接触的注册服务机构并不是那些可能会参加任何峰会的注册服务机构。如果有一个负责管理客户的客户经理网络，就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对这种流程变更的反馈和意见。为什么不找他们呢？对于这些新举措，我感到非常惊讶，你们居然没有使用客户经理。你们似乎认为一切都应该来自 ICANN 中央机构以及此类自上而下的组织，然后又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参与。没有参与的原因是你们没有找对人，没有使用现有的资源。如果你们不使用他们，可以减少预算，排除所有客户经理，否则就应该有效地使用他们。谢谢。

男性发言人（姓名不详）： 谢谢你的反馈，米歇尔。意见很好。

格雷格·蒂比雅思： GNSO 理事会最新消息介绍到此为止。

阿什利·海内曼： 说完了吗？后面还有事项吗？后面没有其他事项了吗？抱歉。
是不是都讲完了？

格雷格·蒂比雅思： 是的。

阿什利·海内曼： 抱歉，我搞错了。下一张幻灯片。下面轮到欧文了，给我们介绍一下峰会的最新消息。

欧文·斯米戈尔斯基： 谢谢，我是欧文·斯米戈尔斯基，我在最近的一份 Zoom 笔记中看到了我的名字，我是 Smuggles Migowski，你们也可以叫我 Smuggles。我们现在把这个叫做峰会。谢天谢地，因为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一整个星期。此次峰会将于 11 月 1 日至 4 日在喜来登环球酒店举行，也就是在洛杉矶。熟悉洛杉矶的人都知道，酒店附近就是环球影城，所以很好玩。我想象着 ICANN 能为大家租个公园或类似的场地。开个玩笑。注册登记现已开放，所以请大家踊跃注册，以便 ICANN 知道有多少人要来，以及是否需要签证之类的东西。如果需要更多信息或想要注册，可以使用这个链接。其实在谷歌上不太容易找到这个链接，最好使用这里的链接，因为它可能还没有发布在 ICANN 的网站上，签约方机构和峰会也只有几条记录。

在整个会议期间，将有两个轨道，一个是常规轨道，另一个是技术运营轨道。我们正在确定最后的时间表。这项工作一直是 ICANN 与一些 CPH 志愿者一起完成的。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会议。我很惊讶，我们会有 15 到 20 个来自签约方机构的人在电话中提供反馈。这相当广泛地体现了注册服务机构和注册管理机构想要做的事情。我不能戴着面具。是的，有些内容已经包含在其中了，那就是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与注册服务机构就 RRA 流程进行的讨论。我知道，在昨天的签约

方机构会议上，大家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会用大量的时间专门讨论 DNS 滥用问题，并多次召开会议来讨论我们在滥用问题方面的痛点、注册服务机构滥用团队提出的 AGP 限制建议，以及一些关于滥用问题的行动。

据我了解，其中一些也是闭门会议，所以广大公众不能进去，以便我们进行一些公开和坦诚的讨论。

ICANN 也将提供一些最新消息，例如即将提出的新提案等，然后还会提供一些主题和时间，让注册服务机构讨论合同主题以及你们感兴趣的内容。时间表看起来不错，应该安排得很好。鼓励大家注册登记，我们会上再见。谢谢。

阿什利·海内曼：

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意见要问欧文吗？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请播放下一张幻灯片。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大家对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了解程度如何？我们有一些问题要问大家，这些问题会以投票问题的形式出现。我们开始吧。目前有多少家 ICANN 认证注册服务机构？有投票吗？好了，别着急，马上就出来了。我知道，我打算待会让你们说出名字。提示一下，这不是指家族，而是原始机构。有多少家注册服务机构？时间到了，我们来看看答案。有 2,556 家。这很难，这些数字都很接近。

福尔克尔·格莱曼： 想象一下，如果每个人都按时缴费，我们可以收取多少费用？

女性发言人（姓名不详）：如果每个人给我 \$20，我可以修一个哈利波特世界。我是这样想的。

阿什利·海内曼： 下一个问题。有多少注册服务机构是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成员？

女性发言人（姓名不详）：阿什利，你是说注册服务机构家族，对吗？

阿什利·海内曼： 这关于由谁支付费用。这并不重要。有多少公司向我们缴纳会费？是的，我们要求他们缴纳会费。时间到了。好了，答案是 86，应该没错吧。大多数人都答对了。这表明，我们在为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招聘方面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下一个问题。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已经运营多少年了？好了，请给出答案。大多数人都答对了，是 23 年。这个团体很老了。

男性发言人（姓名不详）：我都答错了，有奖励吗？

阿什利·海内曼： 你被解雇了。怎么样？现在难题来了，因为会有一个不是投票的后续问题。有多少个永久小组，也就是我们的小组，因为大家对于我们如何称呼这些小组有一些疑问，但或多或少有一些是永久而非临时的，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中有多少个小组？给大家一点时间思考。需要更多时间吗？请给出答案。大家的回答是七个。谁能第一个说出所有七个小组的名字，请举手。

我来抛砖引玉，因为我也会说错。我总是会漏掉一个。我几天前才意识到这个问题。财务。

女性发言人（姓名不详）： 合规、政策、RRA 修订、技术运营。还有什么？沟通、合作。

阿什利·海内曼： 从技术上讲，它不是，但我们包括它，因为它对技术运营很重要。沟通和外展。最后一个是什么？DNS 滥用。

女性发言人（姓名不详）： 忘记这个了。

阿什利·海内曼： 祝贺大家。应该都猜到了。下一个。我们说到哪里了？谁不是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的联合主席？谁不是联合主席？

调查显示？佐伊可能都不知道是指什么。好了，你们都很棒。
这个问题很难，我们以为你们不知道。

男性发言人（姓名不详）：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阿什利·海内曼： 是的，埃里克 (Eric) 已经不是了。他之前是的，但现在不是了。

埃里克： 但预告一下，我稍后会讲到合规小组。作为特邀嘉宾。

阿什利·海内曼： 是的，超级难。还有下一组问题吗？这是哪位 RrSG 成员小时候的照片？请给出答案。不用选了，就是我。

男性发言人（姓名不详）：抱歉，你妈妈看起来跟你很像。

阿什利·海内曼： 不是针对我妈妈，但我感觉像我爸爸。

男性发言人（姓名不详）：我看到了你女儿的笑容。

阿什利·海内曼： 是的。确实如此，她在像我这么大的时候没有头发。照片上的我只有 10 岁。我是开玩笑的。这是哪位 RrSG 执行委员会成员小时候的照片？请回答。随便说一个。不对。我告诉你们答案。这是欧文。你们真的很厉害。还有其他问题吗？还有一个？

好的，来吧。哪位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领导人、执行委员会或小组联合主席是前 40 名乐队的成员？我不确定我是否知道前 40 名乐队有哪些，但谁会是乐队成员呢？这里面有一个人是我们的人。先不管这个乐队是什么，但这张照片中谁是我们的人？请给出答案。严肃地说，是约坦·弗雷克斯 (Jothan Frakes)。干得漂亮各位。

约坦·弗雷克斯： 这个乐队在 80 代叫 Stevie B。现在，它在 Spotify 上被归入了马戏团流行音乐。那真是一段快乐时光。

阿什利·海内曼： 我们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但相信我，照片中的那个人肯定不是我们的人。哪位注册服务机构利益相关方团体领导人、执行委员会或小组联合主席参演了《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

欧文·斯米戈尔斯基： 说明一下，具体到那个场景，在足球运动员的左肩上，很远的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个人。

阿什利·海内曼： 我猜大家都会以为是欧文。

欧文·斯米戈尔斯基： 也许吧。

阿什利·海内曼： 如果你能把这个人圈出来，我给你 100 美元。看看大家怎么说？错了，不是格雷格，但很接近了。亚军是萨拉·怀尔德。这才是正确答案。没有人觉得是我吗？什么？我不是很懂电影？下一个问题。

佐伊·波尼松： 确实是这样！

阿什利·海内曼： 没有了？非常有趣。我可以做一整天。

欧文·斯米戈尔斯基： 另外，插一句，萨拉的丈夫也在里面。你们可能也能认出他。

阿什利·海内曼： 是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这部分会议的议程到此为止。感谢大家的参与。下面有 15 分钟的休息时间。30？

佐伊·波尼松： 我们有 30 分钟的休息时间，虽然我们将结束这次会议和录制，但不会真正结束，Zoom 房间仍会开放，特别是对于远程参与者而言，你们可以不用离开再重新加入，但如果你想的话，也可以那样做。

阿什利·海内曼： 谢谢大家的参加。我们 34 分钟后再见。

佐伊·波尼松： 好的，请结束录制。谢谢。

[会议记录结束]